



CO - OPENHAGEN

哥本哈根共同社会

作为北欧最大的城市，哥本哈根理应有那种大城市里的隔膜感。可是这里叫人想不起严寒的风雪，反而是温暖的阳光。亲切的气息洋溢在这个丹麦大城的日常氛围当中，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大城的风范，而是活泼的社区气息，犹如提醒我们聚居于社会当中的真实意义。





对乌托邦的追求

在国家博物馆里我们看到，许多丹麦的历史人物对于国家的国际位置有不同的立场。有的认为丹麦应该学习邻国，有的认为国家仍然要寻找自我价值。丹麦这个国家，一直在历史中寻觅着自己的位置。

从一个简朴的小国，发展成现在的北欧和平之地，它从来没有停下过追求理想家园的步伐。因为哥本哈根这地方，世界发现了它；因为哥本哈根的独有特质，世界都在研读它。从小港口发迹，历史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洗礼，才给予哥本哈根现在的平静安定。自十五世纪初丹麦国王将首都从 Roskilde 迁至此地，它经历过多场的瘟疫和炮火的煎熬。在博物馆区的公园内安乐聊天的老人家，他们一定听父母说过祖先以往的辛酸史吧。

在十八世纪时，瑞典、英国军队的炮火将此城几乎彻底摧毁，而在十九世纪才得以重生。现在的哥本哈根一片宁静，午后有老幼居民走到海岸边的人造沙滩躺着，只听海风声，不闻人喧闹。仿佛听到 Danny Kaye 的老歌“Wonderful, wonderful Copenhagen”。

哥本哈根市政府的目标是将此城打造成欧洲最环保的城市之一，2009年 COP15 气候峰会也因此选择了在这里举办，另外还有丹麦最权威性的环保设计博览，哥本哈根给人的印象的确是高度的环保意识。事实上，哥本哈根本身在环保设施方面也不见得特别的出众。废物分类的设施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主要步行街 Stroget 两旁的食肆都不乏即弃物品；满街的快餐时间连锁店、满手的购物袋也可充分感受到哥本哈根人的节约意识尚未到非常严格的程度；哥本哈根周围的街道，虽未及伦敦那样污秽，也未及其他北欧城市整洁。要说哥本哈根在环保方面的努力十分大，确实是有点牵强。说到注重人文，却是最贴合不过的讲法。

2008年，哥本哈根被《Monocle》杂志选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原因都是客观的数据，但在这里，我们有主观的体验。单车设施完善到令人惊讶，政府拨给步行区的土地也是出奇地慷慨。易于步行的社区环境本身就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负责规划城中多个大项目的知名城市规划及建筑师 Jan Gehl 是幕后的重要推进者之一。他在著作《Cities for People》中表示，现今很多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都只是以宏观的角度审视城市，却尚未发现其实最重要的角度是以人为本，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察看设计是不是契合当地人的活动模式。“无止境的兴建绿色建筑并不会成就一个可持续的城市。”他的话反映了这个城市真正追求的，不在于极端环保，而在于人。





共同建设城市的精神质量

说到哥本哈根是一个重视人的城市，并不是从城市规划的硬件设施去查看，而是从城市中的和谐氛围去了解。Gehl 介绍说，二十年前的哥本哈根人到市中心是为了购物，现在是为了“到城里去”感受城市气氛的热闹。公共空间的广泛拓展，真正地将市民团结在一起。最终的益处不是便利，而是和谐共处。

美国的都市作家 Jay Walljasper，在去年推出的新作《All That We Share》中指出“commons”的概念一直存在我们之中，而我们却不自知。他说此词的意思是指每一个共同生活在社区大范围的居民，他们共同享有所有资产。这些资产不是贴上自己的名字以掩藏的私有品，而是互联网、空气、大自然，甚至乎是文字。其实人是与生俱来的群居动物，所以才衍生出部落，继而村落，继而城市。城市的生活予人的感觉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在无形的隔离之间，身处城市已说明了我们选择聚居的天性，所以在共同社区的生活根本就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而这种精神，根深蒂固地活在哥本哈根。

周末走在 Stroget 的大街上，不论是水池旁还是街边，都有市民并肩而坐聊着天，或者是玩着自己的活动。当看到街边有卖艺的人，好奇的市民会上前打招呼并且友好地攀谈起来。连带着我们也在哥本哈根

培养了一个习惯，每有身边路过的人，不再沿用在家乡视而不见的作风，而是对每一个人展示出友善的微笑。按着当地人的说法，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城市，虽然未必相识，但是从广义来说也算是邻居，所以互相信任是基本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在超市门口，会提供精美的纸袋任由顾客取用，而不会因为怕人滥用而吝啬；政府提供的借用单车的服务，也不担心使用者是否将坏掉的车子退还，因为他们相信市民一般是会善用这些共同拥有的公物。这种和谐共处的态度，在浅留数天的期间从未被否定。

正是这样的精神，将我们带到了哥本哈根。想要了解他们怎么可以撇开都市中固有的对人的戒心，从而共同出力建立自己的社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共同社区（Co-housing）的地方。我们也在无意中发

现，其实“Sharing”的精神在哥本哈根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大大小小的故事总是在印证着它。

曾经的不毛之地，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 Co-openhagen 了。



共同社区的理想之源

尽管个人主义的旗帜高扬,可是在哥本哈根周围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社区。

居民深信,邻里之间不该只是点头之交,而应是知己好友。

在这些共同社区里,在日常生活的频繁互动中,他们努力去实践守望相助的美好愿景。



从广义来说,共同社区(cohousing)的意思是一个住宅群内,每位住户与邻居共同分享一些公用的活动和设施,同时享有各自的私人生活空间。听起来,跟一般的小型社区没有两样,任何地方的住宅群都是由居民自己决定与社区的融入程度的。可是当后来Basikeli创办人Henrik邀请我们到其好友Ditte所居住的共同社区做客时,才知道这理念是哥本哈根的独特之处。

这个无名的共同社区实际是一幢位于哥本哈根二区的三层楼房,他们各自居于几层的大房间内,地下的厨房和花园是他们的公共地方。每天晚餐时间,他们满心期待地到花园的长桌前晚餐,酒菜之列宛如派对。住在这里的一位医生说,他们每晚都在开派对,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同身受。

共同社区的渊源

其实,其他的欧美城市共同社区的数量与发展应该是比哥本哈根还要成熟,我们选择到这里,是因为丹麦这个国家才是共同社区的起源。追根溯源,在这里凝聚了共同社区微弱却印证成功的社区力量。来到这里,我们是要重访共同社区的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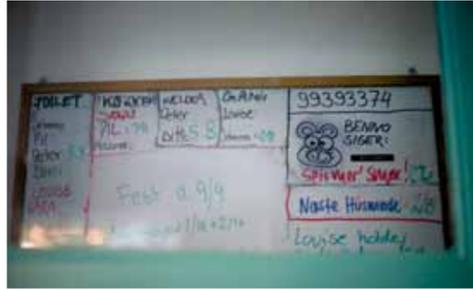
共同社区(Cohousing)的概念早已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方。“Cohousing”的意指一群居民共同拥有的空间,共同分享一定的服务或福利。英国的托马斯·摩尔在其巨作《乌托邦》中初次提出,社区成员共同分享餐厅和各类休闲设施的美好愿景。罗伯特·欧文在十九世纪时,勾勒出这样一个结合农业和工业的理想社会:他幻想着一个不多于两千人的社区,那里有食堂、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和运动场,自成一隅地过着和谐的日子。他和其信众后来迁移到北美,在1824年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社区,称之为“New Harmony”(新和谐村),无奈社区在四年后便解体。另外,法国乌托邦社会学者夏尔·傅立叶也同样构思过一个名为“Phalanstere”的理想社区。在法式浪漫的影响之下,他幻想工人们在凡尔赛宫般的“社区”从事生产,区内有集体的厨房和食堂、学校、幼儿园、影院,甚至是击剑竞技场。百年前实验性的社区理念,到了现代社会已有实际的例子。

目前现有的共同社会的模式,其雏形是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丹麦。其时的丹麦社会,面对的社会问题是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多家庭认为当时的社区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互助协群的需求,于是人们开始构思自发社区的概念。丹麦建筑师Jan Gudmand-Hoyer于1964年做了初次尝试。他与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友人试图建立一个互助社区“Hareskov”,但以失败告终。后来,他到哈佛大学研读建筑,并在美国的多个社区做实验,他曾于1968年撰文讲解单一的楼房与乌托邦之间的分别,他的愿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区意识的团体,是作为解决社区内不和谐气氛的方案。与此同时,作家Bodil Graae在《Politiken》报纸中,撰文宣称“孩子应该有一百个家长”,这进一步标明了社区的“共同参与”的含义。

这两位重要人物的概念促成了两个最早共同社区的成立。于1972年完工的“Saettedammen”(意为建立池塘)社区由五十个家庭组织而成,成为最早的共同社区典范。在这里的三十三户人家共同分享一些公用设施、每周五次的共同用餐。在为共同社区庆祝二十五周年之时,在推出的回顾纪念册里介绍到,这个概念的成功是基于博爱的精神。另一个是位于哥本哈根近郊小村Jonstrup的Skraplanet,它的布局在集中性方面较低,因而每户拥有了更多的私人空间,但是其他的如公共广场、游乐场、游泳池、网球和足球场等康乐设施齐备,其性质较倾向分享公共设施。

在1968年,Gudmand Hoyer进一步扩大了这个计划,在第三个密集综合性共同社区项目内增建更多的公共设施,一条由玻璃顶覆盖的步行街贯穿全区。此社区设计荣获丹麦建筑研究的低层集群住房设计比赛大奖。该奖项在丹麦对于住房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1982年,丹麦已有二十二个业主自发兴建的共同社区;时至今日,丹麦已有超过三百五十个。

经研究后发现,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三十五公里的Roskilde是集中共同社区最多的地方,当中有很多的社区已有超过十年的历史,印证了这个概念的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我们走访了两个位于Roskilde的共同社区,它们的概念和性质不同,但同样彰显了互助共融的精神。



Quick Facts on Cohousing

1. 共同社区的概念由美国建筑师 Kathryn McCamant 和 Charles Durrett 传至美、加地区。他们在访问了几个欧洲的共同社区后，撰写了《Cohousing: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一书，以此宣传这个有着新意的概念。Charles Durrett 曾表示，共同社区是在旧式的邻里生活的基础之上，发展出富创造力的新方式。它糅合了私宅的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等益处，即体现在公共设施的使用和与邻里的良好互动的联系中。总而言之，它是对于现今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该社区目前已有二百二十个共同社区，还有五十个正在策划当中。

2. 受上述书籍所启发，一对加拿大夫妇 Miriam Evers 和 Horward 创办了加拿大第一个共同社区，并赋予其一个诗意的名字——“Wind song”。除了分享膳食和康乐设施之外，每幢房屋是通过一条铺有玻璃天顶的行人道连接的。这种密集式的设计，促成多个节能措施的推行，曾获得加拿大家庭建设协会的“最佳环境成就奖”。

3. 纽约第一个共同社区于 2009 年才诞生。创办人 Alex Marshall 是城市规划的研究者。他发现在纽约市里居然没有郊区社区常见的邻里互动的载体，他对《New York Times》的记者表示，这样疏离的社区生活将会“导致婚姻以分手收场，儿童滋事，需要帮助的人被孤立……在乏味的生活里，我们是地球上最孤独的一群人”。因此，他购置了一家废弃的床垫工厂，成立了 Park Slope Co-op 的共同社区。

4. 共同社区的概念在欧洲特别盛行。上世纪末的荷兰已有大约四十个共同社区。瑞典甚至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成功地推行了更大规模的共同社区，除了独立屋群之外也应用于住宅高楼之内。而挪威和德国则处于发展的阶段。英国的第一个共同社区 Springhill 于 2003 年成立，区内二十个小房都装有太阳能板，用来供应各户和公共设施之用。

5. 日本同样有几个共同社区的项目出现。最早的是于 2007 年成立于东京的“Kankanmori no Kaze”共同社区，其名字的意思是“康康森林之风”。这是荒川区的一幢二十层高大楼当中的三层，设有公共空间和平台花园，托儿所和诊所都是由邻居和住客经营的；顶层有风吕澡堂供居民使用。有别于其他共同社区，“康康森林之风”是以租住形式经营的。另外，同样位于东京的“Kyodo no Mori”（共同社之森）则有十二个单元，设有用藤本植物覆盖的阳台、太阳能冷热水供应、人工湿地和天台灰水处理装置等。

Cohousing Community 01

Ibsgårdens：各取所需的四合院

完工年份：1987
成员：四十八人
单元：二十个
公共设施：公共园圃、儿童游玩室、青年宿舍、客房、青少年休息室、媒体室、饭堂
地点：Ibsgårdens 62, Roskilde



Ibsgårdens 本身是一个大型屋苑，一路沿着同名的康庄大道，淡黄色的平房群就是此花园的标记。小小的房屋一家接一家整齐地排列着，并列却没有连接，唯独小街内的房子被围墙环抱，而里面的一个大花园是这个院落中建筑群的连接中心。这里不是四合院，而是二十个院落，这里住了二十户人家。他们中有独居的，也有拥有家庭的，老幼皆有。

第一眼看到的，是位于社区中间的花园。正值盛夏，居民种植的各种花卉和植被依次盛放。“丹麦的房屋设计是以家庭为主导方向的，你可以看见这里的房屋的四周种满了花草树木。”接待我们的住客 Jesper Holck 说。Ibsgårdens 的共同社区，至今已有约二十八年的历史。Jesper 是较早搬到此地的居民。多年独居的他最初搬到这里来，是希望日常生活中多一点生气，同时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使得他喜欢分享共处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也都是属于传统的左派人士。”他说，“左派支持者多秉持分享共有的精神，认为照顾公民是政府的责任；右派的支持者则认为每人都应该为自己负责，自己仅需照顾自己。”正是因为他本人的言起行做，与邻里的接触和带来的友情，为他的生活带来了激活的作用。居住在这里的多年间，见证着社区的发展和改变。他与邻居夫妇带着我们深入了解他们幸福的社区生活。

共同分享，各自承责

带着我们参观的夫妇在 Ibsgårdens 已经住了居住十二年，最初，他们经过朋友介绍而了解到这个共同社区。“我们当时正想找个宽敞的房子，但那时候的房价很贵。来到这里之后，觉得这里不错便住下来了。”长期居住在城市里的他们，心理上习惯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在刚开始的时候，夫妇二人对于共同社区这概念显然有点人却步。后来发现，因

为分享的力量和资源，反而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见证，比如说，独自打理花园是很吃力的事情。在这里却由居民齐心协力打造出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致：前院是由各家的小花园组合而成，不同品种的花朵和香草灌木相映成趣；到了后院，却是一大片草地。他们介绍说，这里是居民们主要的户外活动空间。“这里有一个火炉，大家可以在这里烧烤，也可以进行其他活动。”还有一个小园圃，用来栽种一些当季蔬菜。“当然我们也会从其他地方购买”，这位太太笑道。角落的另一边的工程有待完成，一问之下，得知他们正在兴建一个鸡棚。“本来饲养了一些母鸡，但都让狐狸吃了。所以有位成员毛遂自荐兴建了鸡棚。”社区内的建设都是由社区成员在各自分工、协同合作下修整和完成的。不管是修剪花草等小工作，还是兴建公共设施的大工程都是如此。她接着解释到，兴建鸡棚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做木工，“这一片厨房花园，都是他的建议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工作分配很自由。我们现在开始修建单车场呢”。

步入社区最远端的公舍（common house），这是他们每晚一起共进晚餐的地方，也是一个主要的社交场所。舍内的设施都是根据不同成员的需要而设立，充分体现出体谅和关爱的元素。舍内有一间专为青少年和儿童而设的居室，墙上的图画是由一位邻居画的。开设这个房间是考虑到青少年的需求，为他们提供社交和游戏的空间，他们可以邀请朋友、同学等一起活动和学习。更为特别的是，这里设置了一个青少年专用的一年暂住室。“青少年需要较多的活动空间，而他们自己家里的空间有时候并不能让他们满足。”另外还包括一个成年人专属的房间，可供他们阅读报纸和看电视。摆放在这里的报纸和电视频道比各自居民的家中更为齐备，目的是为了分担成本。“我们在会所的设施，是大家共同支付的，可让大家一起享受。”



非一般的群居生活

参观过后，我们到 Jesper 的家坐下来聊天。他的家门一直敞开着，在都市中铁门深锁的戒心在这里找不着痕迹。一进屋内，这对夫妇就立刻着手帮助 Jesper 铺好餐桌、准备茶点。看着他们默契的配合，我不禁问他们是不是经常互相拜访，以致视邻居的家为自己的家？他们笑答，共同分享空间几乎成了他们的习惯，然而最重要的是分享精神生活的特质，使得这里的群居显得特别可贵。

“这里的社交生活比较平衡，有成人、儿童，也有家庭。住在共同社区的生活很精彩，就像住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太太笑说。“试想，如果我们住在一般的社区，要找朋友倾诉的话可能要走很远的路，还得要敲门、询问拜访的时间等。然而在这里，每天下班回家，就能和邻居畅谈，体验互相照顾的睦邻关系。”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见好，同住难。尽管丹麦人好像是特别的友善，但长时间的相处也会有磨擦。他们坦言，没有冲突或者意见分歧是不可能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纠纷。多年前，曾有人因为一些纠纷而搬

离这里。” Jesper 表示这个也是培养大家的社交和个人修养的好平台，就像是上一堂学习以和为贵的课程，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舒缓冲突的方法。在这方面他们的确是当仁不让的专家：“要学会互相尊重的道理，例如，我们现在重建厨房时，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但我们从中学会互相体谅和了解。”他说，“解决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召开业主会议，让大家能通过沟通解决的。每两年左右，所有成人都会相约外出相聚数天，让大家回顾社区的问题，在愉快外游的心境当中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比较复杂，可能几次会议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总而言之，这个共同社区是非常成功的；眼前的几位都难以想象终止目前的共同生活方式。此时正是暑期，很多的居民外出游玩，整个 Ibsgård 看起来宁静安详，但从公舍内的相册中能够感受到热闹欢快的场景。眼前的 Jesper 和邻居夫妇一家，他们待客的热情未减。当我们离开时，经过门前燃起的烧烤炉，他们介绍说这是今天的晚餐，“我们今晚吃烤鸡。”然后三人又再雀跃的高谈阔论起来。

“共同社区就是，我们一起进餐，一起畅谈，也一起生活。”

How it works?

1. 除了七月的暑假外，大家会每晚于公舍中共进晚餐。每天由三位成员用两小时来准备晚餐，饭后半小时进行清洁工作。饭堂内有晚饭值班表，让住客自觉提出准备晚饭的日子，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行进行准备还是需要邻居配合。每位成员每月需要参与三次工作。就晚餐的菜式可在表格上填写，但最后由当天的厨师作出决定，如果临时有事不能参加，则填写表格告知当天的厨师，酌情进行删减或是添加。
2. 关于食材，尽量选择有机食材。根据需求数量而会预先订购。相应的供应商的资料会定时更新，当大量订购时由一位成员决定的常用食材。
3. 社区内的工作全部由成员分组负责，所有支出由各成员每月供款来支付。
4. 区内的文化小组定期举行活动，如看戏剧、访谈、诗歌等。
5. 大小事项都可记在饭堂内的日志内，以便其他成员随时阅读。
6. 每年的二月份举办嘉年华会，这是全年最大的派对活动。
7. 对于希望搬来的人们，社区已设有一份轮候名单。有任何空缺时就通知他们来面试（但据说上次有人搬家已是两年前的事了）。

Cohousing Community 02

Herfra til Evigheden：永恒的安乐愿景

完工年份：2009
人数：四十
单元：二十七幢独立屋
公共设施：洗衣房、公共园圃、饭堂、木工室、兴趣活动室、健身室
地点：Himmelev Bygade, Roskilde

同样位于Roskilde的Herfra til Evigheden，有别于Ibsgården，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家园。

Herfra til Evigheden的意思是“From Here to Eternity”，其名称源自一部1953年的电影《乱世忠魂》，“这的确是一个幽默的名字，但也很切合我们的原意：在这里度过余生。”

接待我们的居民Jais Harrishoj Larsen笑着解释道。

为什么需要老人安乐窝

去年十一月的《Foreign Policy》杂志，曾经大篇幅呼吁世界正视人口老化的问题。开篇直言：“世界面对人口潮，没错，但很多是老人家。”学者们发出疾呼，因为上个世纪中期的婴儿潮，造就了今天的局面。当然，我们要思考的不仅是减少目前的社会人口，也包括制定措施让劳苦功高的老年人颐养天年，关于这些则需要考虑房屋、健康护理和生活上的帮助等。有城市规划者说，退休人士的共同社区是良策之一。

将耆英共同社区引入美国的建筑师 Charles Durrett，曾经推出了一本耆英共同社区手册。他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活方面出现了越来越高的依赖性，同时他们也需要更多的社交和康乐活动保持其生活的质量。因此，为老年人而设的共同社区是最能保证完好实施的方式。在他的愿景中耆英共同社区，是为五十五岁以上人士所提供的。这个社区，由多个独立的居住空间和大量的公共空间所组成。其宗旨是通过密切的社区生活建立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联系，同时根据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需求，特别进行设计，解决一般住宅没有顾及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方式等细节问题。这些老年人能够居住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中，同时拥有自由和惬意的社交活动，过着理想的退休生活。我们眼前的这个 Herfra til Evigheden 就正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2009 年兴建完成的 Herfra til Evigheden，就是由一群年过五十的人士自发策划兴建的。他们于五年前开始筹划工作组，计划购买一片土地和兴建新房子，作为他们退休后的安乐窝。在筹备的过程中，Jais 和太太 Helle Skogafoss Larsen 加入了该组织。当时他们仍然分别担任儿童问题行为研究总监和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最初，他们对于“共同社区”这个理念并不太乐观。“我们住的地方虽然不是城市，可是也多年来已习惯了有自己的隐私空间，当时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要跟人分享私生活，不可能的。” Jais 笑说，“可是现在却没有想过要离开。”

对这个社区的深厚感情，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共同目睹了这个社区的白手起家。当时，几经辛苦找到这片位于 Roskilde 一片稻田之中的土地，“首先需要选址，然后找足够的住客来 Roskilde 筹募资金，再要找建筑设计师和承建者。” Jais 讲述着，“选址方面，不是任何一块空地就可以，在丹麦有着完善的法规，以免影响当地居民。如果决定要兴建住所，就要开始咨询当地的居民，以确认每一个人都明白你的计划，并有足够时间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同时也要聘请律师，确保所有程序都按着法律程序运行。完成这样繁复的工序，需要丰富的学识和财力，可是当成功地建造家园之后，就有一份独特的成就感，好像我们成功建设了我们的人生和生活一样。”



周到丰盛的老人之家

虽然每个人都在逐步步入晚年，但是他们对于特殊设计需求却毫不吝啬，甚至找到丹麦知名的建筑公司 Vandkunsten Architects，进行设计和兴建。“他们曾经获得芬兰的 Alvar Aalto 设计师大奖。建成后有很多人都慕名前来观看这里的设计作品。” Jais 说。这里的设计确实是值得亲眼目睹的。所采用的环保物料制成的屋顶，能够确保通风；在夏季，顶层的太阳能板足够提供冷、热水的用量；每个房间都采用落地玻璃，保证有足够的自然光源。“另外，为方便轮椅进出，房间的房门均没有门槛，而厨房和厕所比一般房屋更为宽敞，是为方便轮椅转向；将花园的花圃移前，更加方便住客们欣赏。”

有别于住客较年轻的 Ibsgården，这里的设施都是为退休人士而设计，有关康乐的设施尤其之多。Helle 带我们参观一片由她负责打理的公共园圃，她笑说种植的蔬菜都不是为了煮食，而是兴趣。

他们之前收到朋友送来的盆栽，就栽种于公共范围，好让其他邻居都可以欣赏。“我们会在周围栽种植物以自娱”，她随手采摘了一些红莓给我们品尝，“这些都是大家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采摘”。

这种分享与分担的精神，在每星期三次的公餐当中也体现无疑，之前他们是每星期吃一天的公餐，可是不久之后就增加至三次，他们希望大家有多一点的时间共处。Helle 原来以为，每星期与别人吃饭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是尝试过后却深切体验到其好处。“我们每个月要负责做饭一次，其余的三个星期，我们都只需要到公舍去吃饭就可以。这样我们可节省更多的时间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共同生活就有这个好处。”

除此之外，其余的设施也充分体现出分享之道。在公舍内有一个书柜和影音柜，摆放的都是各自拥有的物品，每个人的心愿都是与邻居分享：“这些不仅是予人方便。因为每个人提供一本书，增加了大家阅读的机会，同时也能减少浪费。”



How it works?

1. 晚餐的安排：如有约缺席或有访客加入，便在表格注明；如果来不及参与公餐而需要留饭菜，只需在表格注明。饭堂张贴的表格说明未来一周的安排，包括菜单、当值厨师和负责洗碗的成员。值班的安排由小组共同决定，每户每周需要服务三次。
2. 放置在公柜上书籍、影碟等，可在表格上登记拥有者的资料。如要借用，也在表格上登记，借用时间不限。
3. 每月都有例会以讨论事务和进行决策。如有些大事不能即时决定，可在下月继续讨论，让每一位成员有充裕的时间准备。



哥本哈根的共同故事

除了共同社区，在哥本哈根的社会当中本身已存在很多共同分享的故事。

有人创办公民企业，宣扬社区分享的精神，并将互助互爱的精神推及至发展中国家；有人则腾出空间供人使用，

体现共同生活的精神。我们走遍整个城市，发现共同精神不仅是存在于共同社区的闭门空间之内，

而是活在哥本哈根的氛围当中。这个城市，确实是“Co-openhagen”。

故事一：Baisikeli 单车出租店

丹麦精神与非洲共享



Baisikeli 的读音与英语的“bicycle”相近。这个名字所象征着的是一个年轻人积极参与共同分享的故事，他的善举并非无私的付出，而是在实践中发展出互助、互利。Baisikeli 的官方网站介绍其理念，是“一项为人们改变生活的社会性创业，让他们得以促进个人以至社会的发展”。创办人之一 Henrik Smedegaard Mortensen 相信最佳的扶助就是一个稳定的商业市场，对于哥本哈根如此，对于非洲也是如此。这家单车出租店已经有三年，与其说它是一家出租店，不如说是家概念店，它是从单车引发的共享的概念。我们身处的不只是摆满各种单车的店铺，也如同咖啡室一般，已经有三五知己坐着闲聊。一如 Henrik 所说，他提供的是一个共享的空间。能够一同分享的不仅是当地人，更有与远在非洲莫桑比克的朋友共享单车的理念。难怪，他给我看多年前一位华人记者做的专访，标题介绍说：他是天使。

收单车襄善举

故事的第一章：Baisikeli 的故乡哥本哈根。

他就是年轻、打扮入时的 Henrik。如果光看外形，他和很多听着 Snoop Dogg、在荒弃的工厂内肆意涂鸦的年轻人一样，但其实，每天下午，他会到一家肉类加工区的小工厂内，处理公司的行政事务、策划远在非洲的单车市场。研读社会企业出身的他，想着的不是享受人生，而是以可持续的方式给世界“make a difference”。三年前，他和 Niels 选择以单车为契机，缘由不仅仅单车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说法“是毕生的志愿”。他说，“开展这个计划，最重要是快乐的驱使。我们盼望以单车推动社会，并贡献自己所长以帮助他人。”这项古老的交通工具曾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几乎被时代所淘汰，而今重归文明的怀抱。

这个大约二百多平方米的小地方，就是 Baisikeli 的旗舰店，在这个库房般的小屋里摆放着二手单车。维修中心里有年轻的技工在维修单车。“这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们孕育知识和概念的地方，” Henrik

带我们参观这个黄色小屋时说，“我们将所得的知识应用到非洲，所以非洲的店都以此为蓝本”。另一边有单车房收藏着 Baisikeli 从保险商收集回来的旧单车。“保险公司的二手单车的来源，是因为失车赔款后，保险公司就拥有该辆失车。每当警察找到失车后，便归还保险公司。因此，他们便会变卖给我们。” Henrik 说，“这些都是我们售卖的二手单车，我们跟保险公司合作，每年从这些保险公司购买约三千辆单车，部分直接运往非洲，一部分用作租赁，一部分用作二手售卖”。他就是用这些单车来实现他改变社会的目标。

在哥本哈根，Baisikeli 的角色是废物再造商。Henrik 说，从保险公司和街头收集回来的单车，如果不经维修和改造就会沦为废物。哥本哈根的单车再造商并不多，而这里就是单车重生的平台。每天，这个工厂大约会完成十辆单车的修理改装，之后向游客、市民租出或者出售。另外，这个地方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培训他们的技能，协助 Baisikeli 生产更多的单车。Henrik 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他们亲自设计和改良的单车，“单车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们是根据现有的各种设计，然后集各家所长，尽量减少部件并加固车架，让单车的承重能力更加良好。”

将单车带到非洲

如同单车的旅程，驶进了第二章，就是将单车从哥本哈根带到非洲。

三年前，Henrik 毕业后到非洲的一家孤儿院工作。他的商人表兄 Neil 到坦桑尼亚探望在当地工作的朋友。二人回到丹麦后，Neil 表示坦桑尼亚当地的单车需求很大，并在当地开始从事这门生意，发现大有作为。“当时我是驾驶三轮单车工作的，Neil 告诉我将单车运到坦桑尼亚出售。这主意既可帮助别人，又可满足我对单车的热情。”

自此 Henrik 经常往返非洲和丹麦两地。他说选非洲为发展目标，是因为当地仍然是世界上最需要发展的地区之一。“由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并不



完善，公共道路设施是其中一个大问题。大城市有基本的大道供车辆行驶；市郊也有还算平坦的泥路，但到了偏远的地区，就没有完善的道路，要攀山涉水才能到达其他地区。”他说，“单车可发挥其交通运输的功用，大大缩短交通时间，一段步行需要六小时的路，单车可在两小时完成，因此让当地人可以骑单车上学和工作，甚至得到更好的医疗和更高的收入”。

Baisikeli 初时计划将那些废弃的单车经过改装后运往非洲出售，希望利润足够填补营运的成本，但很快就发现这主意行不通。“所以我们在当地的两项工作是选择与当地的志愿团体合作，我们将单车运到当地，由他们修理，然后将售卖单车的利润支持医院工作。”为了带来真正的生活改善，Baisikeli 甚至设计了针对非洲市区的单车，可是他坦言设计细节还属商业秘密，所以只可观看而不能透露细节。“这辆单车没有车链，所有可移动的部件我们都减到最少，大大降低维修的几率。这个拖车部分用作运货。我们不但会将这些单车运往非洲，更会在当地生产，并在当地销售。”

几年来，Baisikeli 的工作主要针对莫桑比克的斯瓦希里 (Swahili) 地区，积极与当地的组织和机构合作以制造和出售单车，并向那些习惯徒步的人们宣传单车的好处，并将单车发展成低成本、多用途的交通工具和商业工具。“我们在莫桑比克开始展了一新计划，将单车卖给牛奶农场的农夫用作运货，用来推销牛奶和奶酪产品。”他说，“我们联系了一些牛奶农场，让他们用单车运送牛奶至客户家里，也让推广员四处

推销牛奶产品。这些农夫，他们每天的收入大概一美元。得到单车的帮助后，他们每天可以多赚五至六美元。”

单车的用途不一而足，“我们将单车的拖车部分制作成运货的拖架，让农夫可以驾驶单车运载重达二百公斤的农作物，以便售卖更多的农产品，并带来多倍的利润增长。” Baisikeli 甚至研发了脚踏救护车，让没有医疗设备的偏远乡郊地区得到及时的救助。“当有流动医疗的需求时，用来运货的单车可转换为救护拖车，以达到一车多用的效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Henrik 最希望的还是在当地发展完善且独立的单车事业：“我们在莫桑比克当地业务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制作单车的知识。丹麦很少有制作单车的工厂，我们的制作经验，让工程人员熟练高层次的修理和制作单车技术。我们可将此技术转移到莫桑比克。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员工派驻当地，传授制作和维修单车的技术。或许有一天，非洲的单车工厂可媲美我们丹麦的呢。”

除了单车外，他们还计划在非洲莫桑比克开设电影院，每月播放电影一次，以及播放单车的广告，真正的从食、住、行各方面改写当地人的生活，编写出积极人生的一章。

共享就是丹麦精神

说到这里，我不禁猜想是什么让 Baisikeli 对于两地的人民有着如此热



切的关爱。一家单车概念店，没有盈利模式，而是将被视为废物的东西改造后再与邻里分享，也同时将所得的利益与另一片大陆的人们共享。Henrik 笑着说分享在丹麦是一样很自然的事，也是一个从古至今的传统信念，他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古时维京人的故事：

“维京人有一个传统，他们与别人交易时，有些时候没有带够足够的黄金，可是他们却依然让买方先取得货物，并以信物为记号，另约时间将黄金交还。我们明白，信任他人和得到信任，都十分重要。也许就是源自这个信任的想法，哥本哈根其实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多年前有个丹麦共产党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旅程结束后，他认为丹麦的共产主义更加完善，”他说，“因为在丹麦有着要照顾穷人的理念，他们得到政府的补助，无论医疗和教育都能够得到照顾，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思想。”

由这个信念所伸延，他认为互信互助的精神是哥本哈根社会的本质。在这里，旅客徘徊在街上不久就会有当地人进行指点或是提供帮助，当地人从不吝啬展开笑颜，他们对陌生人没有强烈的戒备，而是开放与轻松。与 Henrik 几个小时的访问，最后以我们接受到他的好友家中作客和欢乐的晚餐作为句号。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细微的好客之道，可是其中所体现的是无私友善的极致表现。“一般市民都十分信任他人。正是这份信任，让我们可以放心把工作交给别人，也可以放心不会被骗。”



故事二：Freetown Christiania

自由之城的启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毒贩、嬉皮士这三类人在一般社会里是不可能共融的群体，但是他们却一同攻击了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他们的目的就是拒绝向政府缴税。对于这样的行为，诗意一点的讲法是追求真正自由的社区生活，他们把这个特殊之地称为“自由之城”。现在，这里是老幼咸宜、有着一千多名居民的桃花源。

根据维基百科，它正式的名字是“自由之城克里斯蒂尼亚”（Freetown Christiania）。在自由城一家店内，一份旅游指南介绍这样说：“克里斯蒂是一个开放的、有着多样娱乐设施的地方。每个人有着不同的体会与感受，然而到这里来的旅客，只看到了克里斯蒂的多元化的一小部分。”那么大部分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它努力实践的是一个“绝对自由和合群的社区”。

自由之城克里斯蒂尼亚处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对岸，自称为一个独立

的所在。很多人从市中心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购买除此地之外都严禁的大麻。在这里，随处可见的小摊子毫不忌讳地摆卖。也因为如此，主要大道 Pusher Street 不容许任何人拍照，我们的摄影师几次被要求将相机收起来。在这里可见的场景是与其他地方都不同的，我们站在那家名叫“胡士托”的酒吧前，听着歌艺尚未到家的小伙子放声肆唱，在震耳欲聋的喇叭前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不知因为何故，周遭鼎沸人声完全与他无干，他只是沉睡在梦中。此时正是下午三点，附近一家画廊内放着难以理解的水彩画，我走进去问抽着烟的看店妇人是谁的作品，她神情不屑地说是自己画的，至于其他细节都不肯多谈。这种我行我素的态度，大概是这里的传统。除了人们一般的印象当中的大麻外，这里的素食餐厅极为有名，就连官方旅游网站都大力推荐。

有别于共同社区，自由城就像是一个由零开始的独立领域。在自由城里读到一篇文章，说自由城坚持要保留的，是要“拒绝成为富人享受

咖啡的地区，保留他们这里积极发展的艺术和手工艺品”。涂鸦壁画肆意的包围城内每一幅的墙壁，这里的有着多家的画廊和手工艺店，而房屋也可以根据居民的意愿进行改建、修建等。城内有再生建材店，支持居民随心所欲地建立自己的环保家园。深入住宅的区域，房子的创意更叫人目不暇接：有几乎全用玻璃制成的通透小屋，有的形状兀突，让人想起 John Lautner 的钻石形 Chemosphere House；有一群德国建筑师曾经义务在此处兴建了一个香蕉形的建筑物。单是看建筑物，这里已像是一个天堂。

在 Loppen 会定时举办音乐会来娱乐居民，居民可以收听自由城自营的电台节目。邮局不是官方机构，而是由居民经营。看管信件的女孩正在和邻居在门前把酒聊天。此外，城内大小的事务和争议都是由居民共同商议来决定的；另外自由城所分成的十五个区会每月各自举办区域会议以商议区内的事务。城内所有的商业活动都会抽取“税项”

来贡献于自由城的“共同钱包”（Common Purse）。“共同钱包”最初只是一个雪茄铁盒，现在已发展成一个存库，用来支付城内的各个发展项目和设施的支出，包括一大片的果园和厨房，花园则主要为区内的食肆和居民供应食物。克里斯蒂尼亚如同一个小型的农村公社。

总而言之，克里斯蒂尼亚给世界的启示是，一些不同背景和信念的人，可以发挥共同协作的精神，将梦想变成现实。虽然不尽完美——就连居民也建议我们入夜后不要逗留——由一千人建立的公社家园也离理想不远矣。

自由城的出口有一横匾写着：“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EU”（你现在正进入欧盟地区），是一个回归现实社会的警号。



故事三：丹麦国家美术馆

艺术本身就是要分享的

从装潢到氛围，各大城市的博物馆、艺术馆都像是在传达一个信息：喜欢逛艺术馆是具有修养的事情。世界就好像是附和了 David Rockefeller 所说：“当代艺术馆的角色是展示精选的艺术品，识别我们认为即将是新兴的运动，而这一点是需要品位的。”如他所说，去艺术馆需要是懂得理解这些运动的深明品位之大义者。尽管有道理，但这个孤高的姿态令人们的生活与艺术馆所渲染的情操格格不入，欣赏艺术会成为多少平民的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可是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美术馆，参观艺术馆成为一件有着分享性质的事情，因为我们发现的是“small potatoes”的创作。

作为国家级的重要建筑物，丹麦美术馆没有以壮丽典雅的装潢来拒人于千里之外。虽然美术馆的前半部分仍是华丽的装饰气派，但后半部由现代丹麦建筑师 Anna Maria 构建的极简纯白空间，一扫以装潢来彰显地位和气派的旧有观念。美术馆前面的一大片花园，甚至是特意建设来为公众提供休憩和社交的空间。美术馆的人员说，不时有带着狗儿的居民到这里散步。我们到访当日有三五个年轻人席地而坐享受阳光。美术馆对于艺术甚至访客是没有任何的尺度。就这样，这座美术馆本身已是一个共享精神的基础。“艺术扰乱了我们一贯的世界观：科技、艺术训练我们辨识和阅读，同时包含很大程度的怀疑，从而激发创意和让我们能够跨出界限去思考。”这就是美术馆要分享的东西。

馆内几个古典艺术展览固然吸引人，但更加吸引人的是展馆内随处摆放、供观众坐着欣赏艺术品的丹麦著名家具品牌 Carl & Hansen 的 Wise Bone 椅子。展馆旁然一个小小的空间内摆放了几件雕塑，放满绘画用具和绘画技术的书籍，让观众坐在这里以画纸和画笔为伴，可

以消磨一个下午。我们到访的是周末的中午，已有几个小孩由母亲陪伴作画作乐，旁边对着小马像出神的年轻人看起来是美术生；另一个角落全神贯注的男士看来是白领人士，从他不太纯熟的笔触可以看出他的美术造诣一般，但他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热情。

在美术馆后半部的玻璃天幕之下，阳光洒落于白墙上的“Børnenes Museum for Kunst”。进入里面，是一家儿童艺术馆。小小的馆内每年会举办两次艺术展，所有的展览都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不仅从视觉上与小孩子分享艺术，甚至包括听觉、触觉等感官感受，同时也利用四肢参与艺术的分享，所以当孩子来到这里游戏时，是以全新的方式理解成年人所说的高尚艺术。

美术馆旨在与青少年人分享创意和想象力，为此特意开辟出两个独立的工作坊，分别用作雕塑和图像创作。雕塑工作坊内有很多不同的材料，从粘土到画彩，从胶水枪到用来创作的废纸碎，让孩子们随意发挥；后者则提供雕刻和印刷工具设备，正等候看完新展览“Woodcuts”的青少年，带着被丹麦艺术家 Albrecht Durer 和 Tal R. 所激起的灵感，前来制作自己的图章。当我们进去时，驻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满心欢喜地将他们创作的“雕像”挂起，为本身已是装置品密布的小室内再添一分凌乱美。这个工作室成为周末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的休闲地，让他们随意发挥创意、感知艺术。另一边，艺术家驻场指导的画室内有多块画布正等待孩子们去“污染”，旁边的色彩不合逻辑的斑驳着，正在模仿亨利·马蒂斯绘画妻子的名作。

来自中东的男士带着五岁的小儿子来，说此处是一个难得让孩子真正接触艺术的地方，可以让他专心一意地开拓想象的能力与空间。





后记

没有个人，只有团体

马丁·路德·金说：“实际而言，所有生命都是环环紧扣的。所有人都被一个无可避免的相互性网络所牵制，由同一幅命运之布所编成。”对于甲的直接影响，其涟漪难免沾到乙；你没有达成你的目标，我也难以达成我的目标。尽管现代社会总是高举着个人主义的旗帜，不断地重温王尔德所言“社会只是一个精神概念，真实世界里只有很多个体”。我们以为自己与路过的途人没有关系，但其实街上任何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在冥冥中都与我们有着不自知的联系。

哈佛学者 Robert Putnam 的名作《Bowling Alone》(独自玩保龄球)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他发现过去二十年，在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渐多，保龄球队却愈来愈少；他从这现象引伸出社会内的组织意识有渐趋薄弱之势，城市人虽然挤拥地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的鸿沟却日渐拉宽。他提出，只有集结团体力量才可制造“社会资产”的重要性。他所说的“社会资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资产富裕者，从拥有广大的人际网络中可见一斑。

从哥本哈根的故事可见，一个人的力量，对于形成一个风气并不薄弱，我们都不是城市里的蚂蚁，而是构成整体的元素。毕竟，人类与生俱来就是群居的动物，而群体造就了我们。虽然我们各自活在大城市里，每天所见的陌生面孔多不胜数，但如果每个人都重拾以往四合院、“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精神，就能做到美国社会学家 Paul Rogat Loeb 在其著作《城市人的灵魂》所指的打开心扉坦诚待人。

正如已故教宗圣保罗二世所说：“一个社区需要一个灵魂，才可以真正成为人类的家。”没错，赋予社区以灵魂的，只有我们。 ■